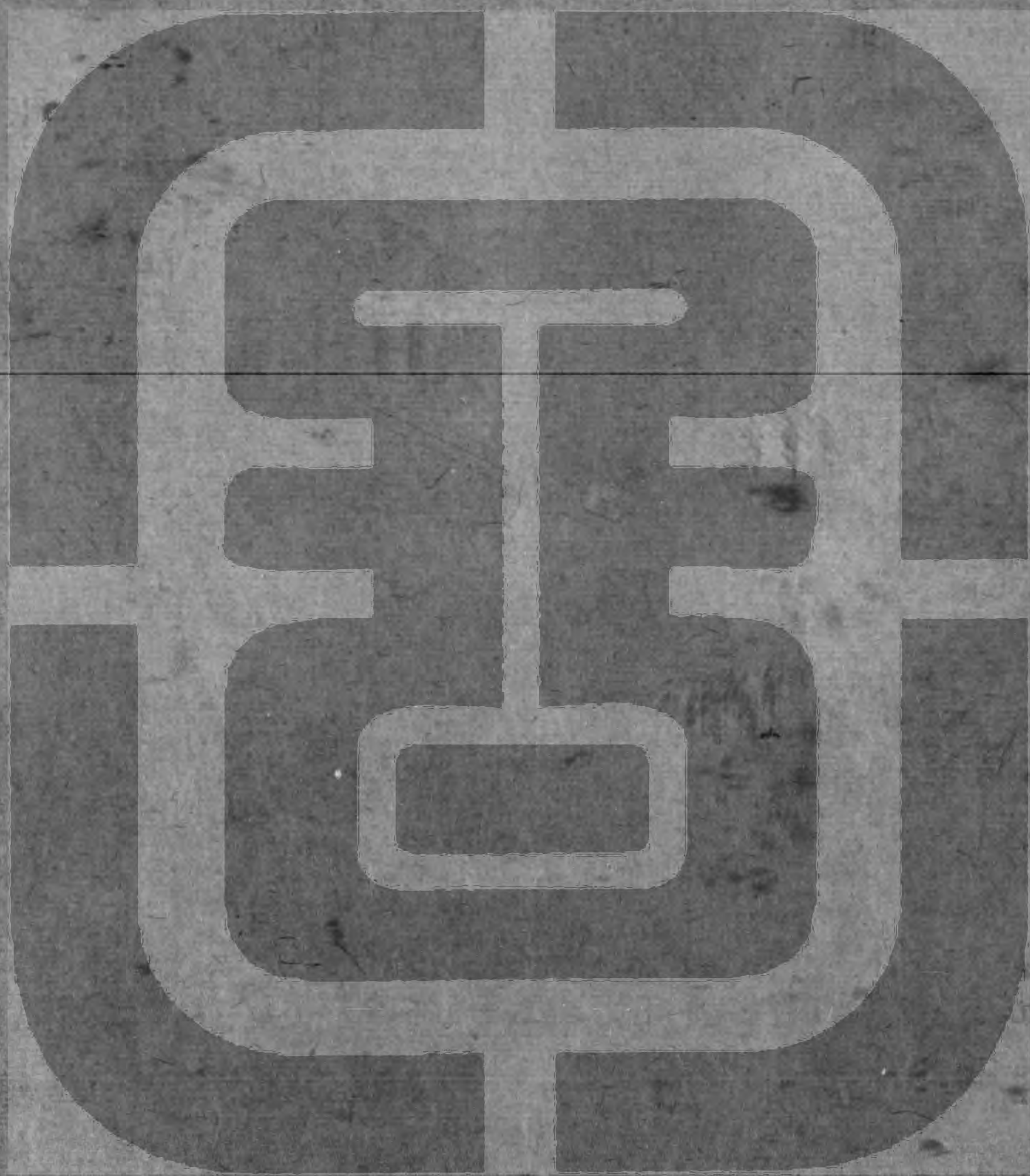


61575
219



不為之於朝上以道行之則民未有不從之也
則人君之於民所以愛而教之者百難也哉不遇
聖好惡示之使民有所趨避也上之好惡可不謹
之於此則何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
以有其身也日進下之德中以謂前雍和鳴
又以此民孔易鬼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
為成周之君是為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
仲尼

以爲好是德
音以爲德
矣豈嘗觀設
路之於樂
樂至孔子論
二子爲不
之者惟回
聖人
然後聖人作爲
後鍾磬竿瑟以和之
之廟也所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一序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而執
先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控揭而揭所以止
作土爲壘而始有所乎倡作竹爲箎而終
則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揭
以節焉吹壘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絲
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鞀鼓控揭壘
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樂以中
中爲始故國語之論八音不過曰道
以中音然則德音之音豈不存於中
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
宣之匏絲以爲琴瑟所以諧其聲
以爲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
而神人矣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以交於神獻酬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
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
卑存其序也何害德澤也之有孰謂古樂之發
周之祭祀邪大司樂奏宗廟之樂始於鼗鼓管
鼗於九德之歌九聲之舞者此也今夫樂之在器
為君以相為相在聲以宮為君以商為臣歌在
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
尊卑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
其間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祝嘏而言柷敔
音祝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敔以伏虎
為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柷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
焉越十二伏也舉由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
多此祝嘏

鍾聲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聲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竽瑟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鼗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拊土出金以為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為磬

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為宮於五藏為氣於五性為

義金則奏而為鏗鎗言則發而為號令直其氣所以

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為石於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

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嗷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笙簧管則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此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為樂之君而鼙則卑者所鼓其為章聲一也士譁而謹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官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鏗鎗而已哉魏文侯之為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論之也合而

謂之言鐘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為琴瑟竹之為笙簧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為金鼓鼙之為章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聲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鏗以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合育土音正則

人思寬厚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龜
音啾啾以立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正
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亦足發明
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
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
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
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
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謹者蓋琴瑟夏
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
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諱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禮記調羹

樂記

賓左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浮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立之
聞諸襄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威文之節
制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

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不
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
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昔
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
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
一人亦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
手是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
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
用者以文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賓牟賈之
言孔子無取焉爾故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
之勝商道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豈何哉
及商之有乎武樂之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歟

司失其傳而已故賓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爾故曰
唯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賓牟賈之
言樂及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推者異矣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摠干而山立
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若無爲而逸臣無不爲
而勞摠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
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
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
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
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
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
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
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為二復
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然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
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
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
見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

止則立於綴北之位而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
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于
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二與四
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
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
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
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文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剡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
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為有熊
而封其後於剡帝堯為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為

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為夏后而別以姒氏契為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授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授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授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二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饗同意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棄牛散之柞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馬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如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士衆民為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既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歎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棄牛者引

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
車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
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揀矣
將帥之士使之列爵分土而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
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
如比而已考工記言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弓矢
蓋旗之為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為常其建
之則必揭而用之橐之為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
不用為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
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生排
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闕為後與此

言比干比干而不比也
以代武庚為商後故邪比先比二後
子之利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為至邪與孟子
之序同意書言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在箕子
為奴之後也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之終
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
為臣者式商容之間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
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釋去自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

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遂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

之郊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

知郊射必於郊之學焉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

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

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

學以狸首為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為節也然

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

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

華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狸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燕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狸首察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為節樂時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為事而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禪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為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為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禪冕也禪之為言禪也禪與禪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禪冕以祭儀禮言侯氏禪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禪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為節諸侯郊射以狸首為節而貫華之射息孤卿大夫服禪冕摺笏而虎

賁之士說劔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字者
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劔欲
斂然則虎賁之士說劔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
豈所欲哉鄭康成謂禪衣衾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
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禪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
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以保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四海之
民爲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
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覲臣之禮也朝

宗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賁禮親邦國而朝覲居

六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觀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

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

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欺起矣

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田謂之藉借民

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其盥盛者

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

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伸祀困民財而天下將

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

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廟

以敬爾在公爲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爲重則

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爲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爲

養言臣則知孝之爲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
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今外之誠然
邪自郊射而息貫革之射冕笏而說虎賁之劍偃武
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修
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爲教之大者歟祭
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爲
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
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
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籍先於朝覲者以諸
侯賓孝弟以成德然後能盡爲人臣子之道而民不
入焉後便氏知孝爲一諸侯知敬爲後抑又將
之二使爲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籍此施教所
以不絕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絕文武之序
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
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
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
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爲西伯
之時而詩以臯門應門造舟爲梁追美之義協於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
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
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

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三賓之於鄉三鄉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
為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
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為之非
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
之况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
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
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
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以禮之冕而摠干以
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
夫養老之禮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則食之於大學七十者而已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
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

王世子言天子視學禮也 不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 之珍具遂發咏焉言
袒割牲則適 可知言執 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
爵而酌則省醴可知言冕 而摠干則發咏可知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 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
事以五教為急食老更為 緩故其序如此祭義亦於
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 之教雖治亂不同及其成
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誠 人於書召之訃夢者刺之
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 五更之意哉射有左右學
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 守也學記言黨序衛序繼
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 以養老有虞氏以深衣夏
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 比禮而服編者惟商人為
然編衣非冕服必冕而摠 干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

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加心十施於食禮而記祿也
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三以顧予正嘗而有鐘鼓
鼓完磬之聲周雅言以牲豕嘗而有鼓鐘送尸之樂
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饔餼以樂師鐘師奏燕樂
既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一謂之食嘗無樂亦蓋非
兩周制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武王偃武修文之後習射
照冕祀明堂講朝覲耕藉田食老而禮樂之教交
於天下是雖因於商人而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
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
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
盡美矣未盡善也
非所以為備與何德

至父立於綴而疑之以取路之四達謂之達道之四達
謂之皇故誅賞廢興資此以成禮樂刑政資此以備
然則周道四達亦可知矣

樂書卷第二十七終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又安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

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此坤之安正吉老子謂
地久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
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
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
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天則地道天則天道
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為自然者邪蓋不離於
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率之至
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
神固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荀卿曰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

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也
子曰至德嘿然而喻不怒而威樂也者章德者也
一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邪子思論至誠不息則久卒
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意亦何異此
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
久者又天道之始終歟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入道也
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
器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為敬之始而敬不止於

莊書曰嚴恭夤畏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為
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誠致禮以治躬
則自卑而尊人樽節退遜以明之而已恭主乎信者
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
威以莊敬為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豈莊敬
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威先後之
序也曲禮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
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蒞官行法
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
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

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况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况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
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
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
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
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斯須去身而為心害
如此况三年不為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
為而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
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內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
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
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正夫一與記者兩言之為
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乾乎天下至順者
其坤乎樂由天作未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
有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
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
之於容貌君子為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

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
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
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
容貌為內容貌之於顏色為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
色外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
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為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為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且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可謂知此矣由是觀之致禮
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患內不用志外
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
為政於衛所以深憚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
為貴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
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之樂所以
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言之

樂書卷第二十八終

樂書卷第二十八終

禮記訓義

樂記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得其報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
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
樂之情也以進以及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為增
言盈則減為虛言進則反為退言反則進為出禮主
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為文所以推而進
之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

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爲文所以抑而退之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未嘗不三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可知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則於卦爲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爲姤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蕤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進以反爲文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甚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節也哉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言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戒損爲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曷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爲義異

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蕤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進以反爲文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甚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節也哉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言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戒損爲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曷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爲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蓋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也蓋樂發於聲音為歌於動靜為舞歌舞皆人所為
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
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特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
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
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
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尚何底蘊之有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刑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為詩也情樂於內而
形於外人之所以為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
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
形而不為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
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
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
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
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

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之者乎文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又足論而不息故以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今夫心中斯湏不和不樂而鄙訕之心入之矣况放心得接乎茲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况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卒至於禽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立樂之效也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過發之聲音形之動靜持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語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林樂而無形則人不能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無方居於劫冥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譙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為紀綱紀綱
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
於樂始之序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
於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
道皆會歸於和是故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
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燕私奏之閨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疏經所謂樂極和
傳所謂聽和則聰者此也蓋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
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兄弟悌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
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在性故也然
樂之感人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
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
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二
國與天下也古嘉禾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若夫新樂之發優雜子女不知父子况君臣上下
兄弟長幼者哉夫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
奏之則天神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
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
廟之中則圓丘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

禮比用樂上
師大祭祀帥鼓自登歌令奏擊拊下
擗樂器令奏詔
轉大饗亦如之言在族長鄉里之中
則朝廷之上燕饗可知矣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小
者謂之闈而燕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闈門之內
者與昔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
行也必自貴而賤自外而內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
次之父子兄弟而後荀卿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
長少者尊尊而後親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以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
合和父子君臣附親世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一者數之所始物者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
樂未離數不可以不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
器不可以不比今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平獸有比肩不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况樂欲飾節其可不比物乎蓋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中國如

出平一人先王立樂之力不過如此自所立之始言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與曲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物一曲而有所嚮非所以爲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之非所以爲本也二者之言相爲表裏爾若夫論樂之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先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誠

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平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為志意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誦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豆戚則羽舞舉矣言俯仰誦伸

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矣且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乎之所執體之所習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捐遜天下莫不聽而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已有言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為樂章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

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為編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鼓曷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經曰樂也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不過所以為中無怨則不乖所以為和中和之說發在哲

民情而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為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微斯為中和之紀以樂為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此言天地之命自其妙言之荀卿言天下之大齊自其粗言之要之終於中和之紀皆不可得而異也禮器以禮為眾之紀紀散則眾亂則樂為中和之紀紀散則樂淫矣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

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
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
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
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
爲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
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
其齊者儕之爲言類也齊之爲言中也喜怒得其
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哀以類同意
怒得其齊則去喜怒哀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哀
謂之中同意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鼗瞽矇掌九德六詩之
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
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
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
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
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
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
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

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章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貢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謹者

宜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為德其性好礼以為行恭儉而知好礼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為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為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污以為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為謙而不以已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

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礼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而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流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采芣蕢湯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

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樂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聲耳為不聲以靜為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平於靜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為慈利物以為愛則肆直而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二者即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豈所宜哉昔曹子向於周禮而與之密辨厥高而極極悅而用之間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為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者能歌之乎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眾而溫良其武足以制眾而能斷溫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以布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乎札之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

公之寬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屢斷也
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第

樂書卷第

禮記訓義

樂記

祭義

雜記

祭統

樂記

大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
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減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
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
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
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遜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
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祿
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
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且
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化負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
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中
鈎纒纒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耳立同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陳其

聲則然
其來
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重人聲也舞動

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鈎
纒纒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
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
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
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
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于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
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
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首至舞而終焉

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舞於室樂或弦歌於武成或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而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貢知樂而不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出止止書之章臺飲汨作周禮之司祿司空論語之問士知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雜記

父有服言由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節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

也異宮之子饋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禮意哉

大記

既而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言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首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為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焉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天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

祭之以禮故祭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

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使其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况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齊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與哉雖然知其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眾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

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其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禮記訓義

祭統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
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
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
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
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教裸所以降其
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
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御大夫及羣有司皆

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外之重雖聖人非能得也况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之道言二道又言三重者禮系之道大備於周而

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依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二謂之二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昔者周公曰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采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妙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
歌舞以之可也六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承之至今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上於祭祀何也其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樂記曰
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
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
之德文王之德也賓客于其祭祀士敬恭則不侮人
而立賓以象天所以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
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聲歌清
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
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系必易，廣博易良而不立，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無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著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故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荀悅曰：琴婦好琴，易良然則易良樂教也。豈特琴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為聖，聖處之禮入而為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教之。

升車於道，有亦鳥和之音，其節也。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籥也。亦亦之環，鐘鼓為節，則環和佩環而為節也。亦亦之環，亦亦之音矣。二者皆以鐘鼓為節，則環和佩環之聲，亦亦之節，孰不以鐘鼓為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為終始。故禮樂之於天下，樂得禮然後樂，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之樂也。禮也者，節之禮也。政事得其法，則政事矣。夫其節則政事矣。夫其節則政事矣。未嘗不與政通也。故樂者，節之樂也。禮也者，節之禮也。以亦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禮猶有九焉。大司馬之

言者知此矣雖在試武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
象武夏籥序典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也此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亦焉中采齊亦出以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言一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鄉長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
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與樂也揖遜
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闕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典
樂也陳其薦俎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無禮
何人而不仁知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

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禮者必
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
儀也和齊中采齊各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
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
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特為秋
秋於天為旻在五行為義義於德為和旻者情之閑
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
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六禮有
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
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為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
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
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
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

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采不亦可乎傳
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縱言及此
發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吹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東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為翟矣翟雉五色備為夏
言夏籥字與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與所謂與羽籥是
也以夏籥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樂書卷第二十三終

樂書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
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
於詩者未有不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
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知樂者未有不幾
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

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
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
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
有厚薄而已

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以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
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之於天下誓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
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
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
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亦有之
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爲成人

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
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
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
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與觀夔教曾子以直
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
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
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
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
而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
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

服躅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脩身之道以踐言為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為履君子踐言以為禮也苟力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躅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必以鋪几筵之類為禮作鍾鼓之類為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回而難與並為仁是蔽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因其問政而語及是者發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財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躰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二無既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躰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勸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業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之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為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躰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樂書卷第三十四終

樂書卷第三十五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待德而後興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尊位苟內無盛德以居之雖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德為聖人貴為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兼隆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
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再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
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
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
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故唯
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
三曲而依故言而不議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故議而
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為哉凡稱
情以為文發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

喪正與此同特總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
殺為序故小功先於總喪服四制以輕重為序故總
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狂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狂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狂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
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
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
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
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鼗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下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儒行

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次具仁以立也大饗食之禮皆用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為禮樂之本禮樂為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節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為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為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

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第三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同止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為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爵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

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
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
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
相為司正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于主
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
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
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

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此曰三終者必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之意也孔子謂魯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苟鄉以二人言之豈感於射義公罔之表
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故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占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士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

侯氏四正且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為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為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上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為諸侯而與祭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為末而諸

大射禮記卷之四
射禮記卷之四
四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其
適也有衣服弓矢非鬯虎賁之器具其不適也有絀爵之
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六射不合樂者鄉
射屬國民欲以同其意太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也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盡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
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
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為循樂節之聲而
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

射則其容體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
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
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
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近禮仁近樂仁義入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
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
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
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歟

樂書卷第三十六

樂書卷第三十六

周禮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封人

膳夫

鄉大夫

鼓人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

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為禮樂之

於需以為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則天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以

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荒大札無天地之戒邦之大
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
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日一舉以樂侑食
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
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凡飯三
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
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令奏鐘鼓則知非三
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
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職大司樂之於合樂皆

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為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
為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
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為首和於六德為終以樂禮之
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
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著之以
為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為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
民德是為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
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宏敷五典式和民
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
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遂君臣和敬於朝廷
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至則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六存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義理以之防民偽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之和中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焉曰利正者性情也中出於性而近正也

近利利正天道也惟聖人為能與故於乾言之中和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敬敬以祀禮教遜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偽而教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偽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推樂不可以為偽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咨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與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為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詎曰樂者非謂黃鍾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主遠於燕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
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其禮儀之末本在於上非衆庶
所知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爵置其饔其水稟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誅其聲於堂實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容斯為下
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貴牡不貴牝貴小不貴大貴純
不貴瓦貴充不貴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
之豈殖樂其牲為哉廼所以樂神也然必責之封人
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資以養者土物資養於
土物者使掌土事者歌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
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
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
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
其為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
本則一而已其為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
當懸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謂聲樂易以流吾
以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吾
以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革旅所以飾怒也
正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
意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豈和軍旅正田役之意邪六鼓曰金必掌以鼓人若
鼓為樂之君故也

樂書卷第二十七終

樂書卷第三十八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
金奏

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雷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
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
鼙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為
之又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為用故也神祀太宰所謂
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

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衆神與託言郊社之禮郊以明六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馬言靈鼓靈鼓路鼓皆有鼓而鼓人言鼓不及鼓眩瞭播鼓不及鼓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鼓眩瞭言鼓以見鼓故也鬼享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之靈鼓皆以爲大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故路鼓晉鼓靈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諸侯執賁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大僕筮路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靈鼓或施之金奏靈臺靈鼓維鏞是也鼓或爲賁鼓以賁爲義也靈鼓或爲阜擊以阜爲義也

以金錘和鼓以金鑼節鼓以金鑿上鼓以金鑿通鼓

之聲濁鏡之聲高鐸之聲明熱則陰與陽和故可以
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
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故可以通鼓在是
良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
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
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鑼鏡則鳴之而已鐸則
或振或擺其用則先鐸後鏡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
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錘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
曰戰以錘于丁寧儆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
鼓丁寧錘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爲之君形諸動靜而以
舞爲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吾

皆有以鼓之自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然則
鼓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
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
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帗舞扞敵被除災言故也扞
敵則災言未然者不至帗除則災言已然者去矣黨
正祭祭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
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記言聚萬物而索
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
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
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擊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或時
有柝守國有鼙況軍旅乎此擊壺氏所以序聚柝鼓
人所以鼓鼙也鐘師掌固昏夜三鼙大司馬辨軍之
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馬
鼓徒鼓子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衆亦不過如此皆
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魯曹刿違之爲其失
其失之緩也先王鼓衆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
已今夫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爲人利者也沒者斃
及從事而與戍異者也古人以鼙鼓鼓軍事以鞀鼓
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
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象司馬之田有如戰
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

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
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
月之明翊於日而已日日食皆陰為之災也今夫天
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為之食天子素
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為之
食后素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
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
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
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
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也
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為常則日者常也

以食為變故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
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昏義兼日月之言者蓋書
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變則書之不得不
與二禮異也書曰鼓自奏鼓嚳夫馳庶人走春秋書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者二則救日月用鼓尚矣左丘
明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然日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為
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庭氏
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為之災必以
鼓者所以進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尚何天變之
有雖然君子以為文庶人以為神矣此言救日月詔
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
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

年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憂懼特以
諫詔之而已

第三十八終

